庸庵文外編

光緒丁亥余編庸庵文得五十五首已丑冬續編復出得十九首比出使泰西聞見恢奇稍有論述直抒胸臆然縻於使事卒卒無餘閒不遑復研古文辭時用自恧一日敹行篋釐未錄之舊文大較指陳時務振筆疾書者爲多亦有前此偶軼至今始蒐得者不忍卒棄稍加甄次自甲子至壬辰都爲四卷凡七十一首鄉致余友蕭君敬甫校而存之以備他日自鏡云時光緒十有九年癸巳春三月三日無錫薛福成自序於倫敦使館

凡例

一外編各類與正編稍異。有正編有而外編無者。有正編無而外編有者。是以位置先後次第。不能盡同。茲參酌諸家體例。首論說。次書後。次序。次書牘。次贈序。附壽序。次傳。次書事。次碑。次墓誌銘。次記。次哀辭祭文。各類按年月先後爲序。而以代作者附各類之後。

一幕府代擬奏疏。關繫大局者。不下數十篇。今已選其尤有關繫之作七八篇。刊之正續編中。其餘擬置之別集。所以是編獨無奏疏。

一幕府代擬。除奏疏外。惟書牘一類爲尤多。亦可藉以

攷覈時事表裏史學。今因曾李兩相幕中。所擬書牘卷帙不少。擬另選刻別集。故正編外編。采輯不多。

一正編體例較嚴。並不收列壽序。茲編亦僅錄三首至各類所用體例。大致與正編相同。

一文中點句。文後或錄評語。及擡頭之字。概作平擡。體例均與正編相同。

庸庵文外編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庸庵文外編卷一

無錫薛福成叔耘

選舉論上甲子

方今人才之進，取諸制藝，制藝之術，果可以盡人才乎，明初設科，始尊制藝，謂其能闡發聖賢意也，謂其根柢經史，足徵學問器識也，遷流既久，文日積，日多，法日講，日新，一變趨機局，再變修格調，三變尙辭華，浸淫至今，敺天下數十百萬操觚之士，儆精憊神於制藝之中，不研經術，不攷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則嫪爲河漢，講經世之要務，則詫若望洋，每歲掇巍科，登顯第者，大抵攻近

科程墨轉相剽襲。同其文。不必同其題。有其辭。不必有其意。苟有舍是而別抒心得。高古絕俗者。有司往往擯不錄。夫人情皆憚迂遠。慕速化。古今理亂得失興壞之故。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求之者數十年難窺閫奧。仍無當於進取之數。孰若綴緝膚辭。規橅時調。博清顯於數年間哉。先儒亭林顧氏有言。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易堂諸子。遂創謂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祖以讀書愚黔首。殆有爲言之也。且時文至今日。非獨其文之譾陋。無足尙也。今即有一能文之士於此。一旦登要職。握事權。其經世宰物。未必稍異

於愜人也。是何也。試之以素所不習也。彼其平居所熟習者。不過曰孰爲天崇國初。孰爲名家大家而已。夫先輩不可磨滅之文。豈竟無得於實學者哉。然譬諸水。六經。海也。諸子百家。江湖也。天崇國初名家大家之文。取河海江湖之水。匯諸溝渠。以資灌漑者也。儻日汲溝渠以資灌漑。則涸可立俟。豪賈入五都之市。猝閱瓌寶。悉讎所望。斥巨貲。罄貨以歸。久之而因此得售者稍多焉。則所積不溢於所陳之外。久之而相踵得售者益多焉。則焜耀通闤者。無非僞物以炫人耳目。是故明初以制藝取士。徵實學於制藝之中。今世以制藝取士。別制藝

於實學之外.積重之勢然也.或謂制藝信不足取士矣.自有明以逮近今.凡魁儒碩學.與夫瓌琦卓犖名世之大賢.曷嘗不以制藝進哉.是不然.夫天生異才.必使出爲一世用.其翹然不可泯沒.不爲末流所驅煽者.固有之矣.孰知夫二百年來.聰明才傑之資.迍邅場屋.槁項黧馘以老死牖下者.肩相望也.然則如何而可得人才乎.曰.制藝之盛.已五百年.至今日而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爲今之計.其必取之以徵辟.而試之以策論乎.黜浮靡.崇實學.獎薦賢.去一切防閑.破累朝積習.則庶乎可以得人矣.

選舉論中　甲子

或曰然則徵辟獨無弊乎今即以科場論自扃門搜檢以至糊名易書防檢嚴矣然且一有疏漏百弊叢生若以薦舉事付有司其能無弊乎曰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上以苟賤不廉之心虞其下則下亦以苟賤不廉自待不治其本而防其末防之者益周應之者益巧矣且使爲有司者而賢與必能蒐訪幽隱薦揚才傑其可以得士之術十倍科第非若寘搜窮索決片刻之短長於文藝之末也爲有司者而不賢與則其人不可一日加於民上不當待取士之日而始防之也竊嘗觀漢唐

宋之世自賢良方正以逮直言極諫等科皆大臣有司薦之天子試之非常之人往往而出本朝博學鴻詞一科其被舉者雖有赴有不赴或赴而不用若湯潛菴顧亭林陸稼書李中孚以下凡道德經濟之彥指不勝屈未聞有庸陋闒茸之士廁其間是何也朝廷苟眞切求之非才望卓著與束修自好者不敢妄以應

詔即有幸獲虛名者十不過二三且其才器必稍有過人者若今之科舉無論有司百執事之弊未必能無無弊矣而夾帶槍替勦襲之弊斷不能絕諸弊絕矣而所

取之允推名手者多不過十之一耳能文之士之有潛德有實學者亦不過十之一耳是百人而得一人也是故以科舉取士雖諸弊皆絕而百人僅得一人以徵辟取士雖弊端偶見而十人可得四五或曰徵辟之盛三代下莫如漢然末流之弊士以標榜相尚甚至矯飾名譽非議朝政則何如渾賢否之名而息其爭競之心哉曰是所謂因噎廢食者也夫漢之立國四百年風俗樸茂政事清明獨非得士之效與其後上無明君朝無是非諸名士乃爭相倡和樹朋黨然上下知畏清議漢之賴以維持者數十年且凡物不可偏重偏重必敝今科

第之偏重久矣。宜以徵辟之法救之。若子所言。其弊當見於數百年後。救之之術。在後之人。非愚所敢知也。或曰今之孝廉方正。與各省優貢。乃仿古徵辟之法。未聞得士盛於科第也。曰天下大勢所趨。恆視上之輕重以爲的。今舉天下惟科第是慕。其不由此進者。則概指爲他途。未聞上下交輕。猶可以得人者也。況孝廉方正之目。閒數十年一舉。其中眞僞參半。若嚴先生如熤。羅忠節公澤南。皆舉孝廉方正。未可謂所得之不如科第。優貢則曩時有司奉行故事而已。今進用之塗已稍改。得人固不遜於科第也。然則今之取士宜如何。曰。常科之

外宜開特科常科以待天下佔畢之士試策論論仍以四子五經命題特易其體格而已策則參問古今事問之古事以覘其學問之今事以覘其識勿以一節之長而遽取必統觀其實學勿以一句之疵而遽黜必合校其三場特科以待隱逸之士不羈之士及才行素著久困場屋之士令內外大臣薦舉

天子親試之廷取其學通古今器識閎偉者授以職罷者以禮遣歸其科或賢良方正或直言極諫或博學鴻詞隨時設目其舉之也或一二十年或五六年凡倏有大政事則舉之大謀議則舉之大恩則舉之災異則舉

之舉無定歲取無定數其已得科第者五品以下亦許與選大臣得人者受薦賢之賞舉非其人者受欺罔之罰若是則人才庶少遺逸矣雖然法無定而用法者在人苟此法初行而所任或非賢者則不知者且以咎法之不善然則任人尤不可不慎哉尤不可不慎哉

選舉論下 癸酉

曩余嘗論制藝取士末流之弊。由今思之。人才之進。不盡重制藝也。人才所由大用。其在小楷與試帖乎。且制藝號爲代聖賢立言。文之至者。得不偏不易之旨。所病者體日刓。及有司識不精耳。即使連掇科第。苟不工於小楷試帖。不過得一知縣而止。而世所謂清要之選。如翰林。如御史。如內閣中書。如軍機章京。大都專選小楷。或以試帖輔之。舍是末由進也。又如三品以下京員之膺試差。及大考翰詹之遷擢。舍是亦末由得也。此數端者。定制或考策論。或考制藝。或考律賦。而小楷試帖往

往兼之。自校閱之大臣。不皆邃於學。又殿廷之上。期限促迫。日趨苟簡。惟小楷試帖。一望可知優劣。不能無偏重之勢。避煩鬬捷。流風相師。久之而考者閱者皆忘其所以然。莫不謂功令當然者矣。夫小楷取勻潤。非有鍾王顏柳之書法也。試帖尙新巧。非有李杜蘇王之詩派也。其理之陋。體之庳。尤出制藝下遠甚。然而囿百餘年來之穹官碩輔。必令出於其中。凡經史掌故律令。一概可束高閣。翰詹淸班。驟聞大考。懍懍焉惟恐小楷試帖偶襮其瑕。非特不能遷轉。而罷黜且隨之。余嘗疑策論之禁涉時務。及翰詹各員專以小楷試帖爲殿最。或由

故相和珅之欲攬權蔽賢爲此束縛英豪之舉蓋此風盛於乾隆中葉以後浸淫漸染以迄今日也夫以四五品之華資峻望宜於此等汨沒性靈之具可少止矣珍其日力講經世宰物之略研國計軍謀之要豈非朝廷育才本意哉不此之務而僋詹詹之小技近世如陸建瀛葉名琛何桂清等皆專精小楷試帖者也一出而殃民辱國爲世大僇豈不哀哉何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也余友有官翰林者鬢髮斑白猶以制藝試帖小楷分立課程刻苦尤過人終身如童子之在嚴師側者其言曰吾一日離此則不能得試差居翰林而不任試

差。此饑寒之媒也。吾為此所以救饑寒也。厥後果迭充主考學政。終以神鬱氣悴。得疾遽殞。余嘗惜其遇。而惆然憫之。曾文正公入翰林。其師季侍郎芝昌勸令勿於考試之學。文正辭以體羸多病。而大肆力於理學古文經濟。成就至為閎遠。皆於京邸十餘年內基之。此文正所以為文正也。而今之翰林。能若是者尠矣。或謂子因何桂清等而病翰林。然文武具備。經緯區宇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及今伯相合肥李公。皆出自翰林。則小楷試帖。奚負於天下哉。應之曰。今世人才之進。不外考試勞績捐納三端。勞績尤著者曰軍功。而軍功捐納頗

為時論所訾謷矣。惟考試有正途之目。翰林尤正途上選。胡公以編修降調家居。幸藉捐納。再得進用。李公以編修崎嶇十年。繼入曾文正公幕府。累以知兵保薦。始由道員超擢巡撫。亦不能無藉乎軍功。惟曾公已由檢討仕至侍郎。然其後奉諱家居。起兵討賊。亦因軍功始獲大用。否則以京員老耳。以軍功捐納之蒙詬病。而三公不免涉其藩蓋。賢豪應運。不可抑遏。無論何塗。必由之以進也。若夫江忠烈公。羅忠節公。李忠武公兄弟。令伯相左公。威毅伯曾公。及衡陽彭侍郎等。聯翩踔起。則純倚軍功矣。是故乾隆以前。賢才未嘗不盛。其時登進

之塗。不恃小楷試帖也。乾隆以後。小楷試帖。日重一日。至咸豐初年而弊不可救。幸有軍功以劑之。遂能羅英俊。濟艱難。今內寇已平。而强鄰環伺。其勢又稍變於昔矣。而小楷試帖之相嬗成風。則如故也。驟人志氣。錮人聰明。所謂自侮自伐也。爲今之計。宜變更一切成法。如大考翰詹之類。可罷者罷之。其餘則以策論掌故律令代制藝律賦試帖。以糊名易書代小楷。以責公卿保薦賢才。重其賞罰。代大臣之閱卷。尤在九重之上。精神默運。詢事考言。采宿望。聚輿論。如是而眞才不出。吾不信也。

海瑞論 癸酉

有明一代人才，皆偏於剛者也。逮其末流，厥病爲客氣，爲沽名，爲黨同伐異。若夫居風氣之中，不爲末流所驅，粹然獨葆其天眞者，中葉以後，吾未睹其人焉。嘉靖隆慶閒，海忠介公瑞以鯁直事君，以果敢任事，攷其事，雖未盡協聖人之中道，揆其指趣，大抵任天而動，表裏如一者也。余嘗綜論古人而得四人焉。漢之汲黯，唐之宋璟，宋之包拯，明之海瑞。其剛氣勁節，彷彿相似。宋璟輔佐良時，規模遠矣。而其德器之渾全，有非三子所及者。汲黯包拯，亦尙遭時差隆，行其所學。獨瑞遇非其主，忠

諫獲罪。始終不撓。孑立孤行。無所依附。亦可謂豪傑之士矣。顧或者曰。瑞之撫吳。因新鄭高相薦擢之恩。受其私屬。爲摧折華亭徐氏。此恐出自當時怨嫉者之口。蓋不足爲瑞病。若其鋤彊抑貴。不免過當。又或不審事之本末而發之太驟。此則剛者之過耳。抑又聞之。明代撫吳最著者。前惟周文襄公忱。後惟海忠介公瑞。吳民尸祝至今。余論而斷之曰。文襄。才優於德者也。其功之濟民也遠。忠介。氣盛於才者也。其風之感民也深。

葉向高論 癸酉

自古國家隆盛之時。非特人才昌也。或以中材而建不世之業者有之。蓋勢有可乘也。國家衰亂之際。非特人才乏之也。或以藎臣而蹈覆餗之譏者有之。蓋慮有所窮也。明代閣臣。自嘉靖以後。或偏尚才氣而見擯清議。或依阿苟容而漫無建白。人才既敝。禍敗隨之。若其德器粹然。爲善類所歸仰。而又能彌縫匡救。與時變通。如葉向高之忠清練達。蓋不多見。向高之入閣也。在沈一貫朱賡相繼去位之後。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又陳上下乖離之病。嘗上言今天下危亂之道有數端。廟

廊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亡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習氣日趨日下莫可輓回五也非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而在廟堂也嗚呼此可謂切中時弊之言矣惜乎神宗知其忠愛而不能用也史又稱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之禮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夫以向高相神宗八年其時人主習靜泄沓於上廷臣朋黨交攻於下加以災傷寇盜物怪人妖迭出不窮天下事已大不可為而向高隨事補救搘持一

二。又能調劑羣情。輯和異同。與東林諸君子往來。不激不隨。而以時左右之。斯可謂賢也已。然尚有疑之者曰。向高既致仕而去。泰昌天啓之間。可以不出。出而值客魏用事。既不能抗章力爭。與廷臣內外合謀。翦除巨蠹。厥後林汝翥之事。卒受羣閹困辱以去。蓋可爲向高惜者。是殆不然。夫大臣之於國也。與疏遠之臣不同。疏遠之臣。見時勢不可爲。去之而已。大臣之心。則有不能恝然者。且向高嘗受神宗殊遇矣。主幼國危。應召而出。義也。出而值客魏蠱惑君心。根蒂深固。度其勢未可猝去。且攻之過激。彼將挺而走險。故不如與之委蛇。猶可從

中輓回、潛移默奪、且向高在閣、忠賢必不能大肆其惡、他日因勢利導、未嘗不可乘機去之、此則向高之志也、無如熹宗昏騃受蔽、而閣臣如魏廣微顧秉謙輩、復有甘作忠賢鷹犬者、於是向高決意求去、而明事遂不可爲矣、然則向高再出而時益艱、不足爲向高病、而可爲明之宗社惜者也、吾觀天啓四年以前、向高及劉一燝韓爌等在內閣、趙南星高攀龍鄒元標等掌部院、楊漣左光斗等在言路、眾正盈朝、忠賢尙有所忌憚、迨四年以後、至於七年、諸君子或竄或死、朝局顚倒、爲亙古未有之大變、則向高既去之故也、向高去而閣臣半屬閹

黨善類一空而忠賢之燄大張矣假令向高復在閣數年維持調護以待懷宗之登極則忠賢禍明決不若是之烈然而忠賢之得肆其毒者天也當此之時雖使三楊劉謝復生亦奚補於毫末哉

蕭敬甫云持論平允深得葉文忠心事非洞悉當年時勢不能道此行文氣格亦近北宋大家

審機 癸未

客有問於余曰，曩見雲貴總督岑公奏陳藩司唐炯密稟越南事宜片稿，大旨謂斂兵入關，以越南北圻委之劉永福，資以餉械，俾自爲守，在我不過歲捐四五萬金，而法人終當爲永福所困，以視勞師搆釁，利害不侔，斯可謂老成謀國者矣。然與子之所議不同，何也。余曰，唐子之言是也，其所以審應敵之機而籌綏邊之道則未也。唐子所稱開廠務，整練軍，裁夫馬，併釐卡，皆滇中不可緩之舉，又稱彼族兵釁不可開，滇邊通商無足慮，亦確有至理，至謂我軍退入關內，但稍資劉永福以餉械，

卽能永守北圻。保衛越南。則余竊不謂然。蓋永福本黑旗黨之渠魁。繼受越南官職。頗有戰績。其視之過重者。則極推其韜略之精。威名之盛。欲招令來歸。以抗法而保越。此主事唐景崧之議也。其抑之過甚者。則謂永福盜賊之餘。素無遠略。首鼠兩端。緩急難恃。且法人如以招致永福來相詰責。將何以應之。此制府岑公之議也。由前之說。不免過信道路之言。而未加詳察。由後之說。不免震於法人之餘威。鰓鰓過慮。而遂故作貶辭。皆非事實。蓋永福熟諳地利。能用其衆。曩嘗狙擊法師。斬其酋長。故法人至今憚之。且法兵在東京者。不滿七百。而

北圻之民。與黃黑旗黨之嘯聚者。皆恃永福以張聲勢。西人用兵。向稱穩愼。法之兵輪。屢向山西。不戰而退。又見中國分道出師。莫測吾計之所在。彼知北圻之地之稍瘠也。又知中國之師。十餘年來。斬荊棘。冒寒暑。疊次戡定北圻。未必甘心捐與他人也。且敢釁中國。則商務先停。非其本意。故寶海有畫富良江爲界之議。其意謂法所不能遽有者。而虛讓中國保護之。劉永福久踞北圻。誓死不退。而待中國驅之。徙之。其用謀可謂巧矣。然天下事固有在彼行之。自謂得計。在我受之。亦未爲失算者。何也。夫法人慮劉永福之梗。而甘以北圻之半讓

中國。永福畏法人之逼。頗有睚而就我之意。若中國收用永福。使守北圻。則富良江以北。漸且服屬中國。越南可扶。則倚我權力而益固。不可扶。則中國既有定界。法人不復生覬覦之心。而滇粵之藩籬可恃。此正天子中國以自强之機也。今如唐子之言。勿爭北圻。盡撤成軍。歲捐四五萬金以供劉永福。儻法人知吾計不在北圻。則分界保護之約。必不能成。永福雖號能軍。平時不過在紅江設卡。抽稅供餉。其部衆不過千數百人。其餘黃黑旗黨。雖有遥奉其令者。要皆烏合之徒。聚散無常。法人如遏其下游要路。則商旅不行。餉源立絕。實非有土

有民者可比。是故法人之於永福。倉猝不能克。而持久可以克之。兵少不能克。而兵多可以克之。若我軍旣退。永福援少勢孤。支黨漸散。法人多調精兵。震以火器。步步進逼。永福必不能支。亦非中國略助餉械所能有濟。永福亡而越南豈能久存。法人全踞北圻。必且漸齕我邊疆。多索我口岸。則南顧之憂。方從此始。彼時欲與法爭北圻尺寸之地。其可得乎。事機一失。後悔何及。故吾謂唐子之言不宜開釁是也。其所以審應敵之機則非也。客曰。唐子之意。蓋謂前制府劉公三道出師之議爲非計。故力言兵端之不可開。藩服之難久戍。欲亟籌固

本之要圖耳。而吾子以爲不能審機。何邪。余曰。中國出兵之初意。如竟欲以兵力與法相競邪。斯爲不達時務。若但作聲勢以伐敵謀。則審機莫善於此。蓋中國之積弱久矣。自琉球滅而越南朝鮮相繼多故。若再置之不理。則外藩盡削。而中土豈能獨完。中國之必救越南。非爲越南也。爲中國大局計也。去歲中國爲朝鮮越南陸續出師。實各國意料所不及。聲威爲之一振。且中國以助越剿土寇爲名。隱作疑兵以牽制法人。初非顯張旗鼓。與法爲難。法人斷不能與我搆釁。萬一兩軍相遇。偶出於戰。猶可以將士械鬭爲解。於和局仍無大礙。所謂

先立於不敗之地而收效無形者也。今唐子以兩國之兵相距日邇。有勢險節短之虞。不得不酌議退師以弭釁端。又恐中外議者。必責以奮揚兵威。抗法保越。故力持正論以拒羣議。倚重劉永福以作收場之計。使果不知永福之不能獨立。非智也。知之而姑諉之。非忠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夫唐子亦今之賢者。吾知其爲此說。必有不得已之苦衷。且彼誤謂法人志在全踞北圻。而不知其已有分界保護之議。充唐子之說。必盡捐越南與法而後可。必盡置外藩之事勿問而後可。此余所以不能無辯者也。客曰。唐子謂由滇至越數千里。道路崎

嶇.水土惡毒.瘴癘終年不解.皆非虛語.今出關士卒.染疫物故者已衆.而可以長戍北圻乎.且中國如欲守北圻.又開口岸於保勝.將何以處劉永福也.余曰.由滇赴越.陸路則萬山叢雜.水路則灘多風惡.誠爲危險.故自古無由此路行師者.明代征討安南.沐晟由滇入而致敗.張輔由粵入而屢捷.蓋亦地勢使然.滇人之以入越爲畏塗也.由來舊矣.是故經營北圻之責.在粵而不在滇.然滇軍亦宜分布邊隘.遙作聲援.不可稍露閉關之謀.以長寇志.至粵軍連歲出關.迭建奇績.若使分防廣西邊內.則地勢遼闊而控禦難周.屯駐北圻各省.阻富

良江爲固，則邊圉綏謐而扼守轉易，是粵軍在粵邊與在越境，勞費相等，而功效不同，余所以斷斷者，恐唐子之說行，或遂謂中國不當與聞越事，而粵省亦援滇軍之例，遽請班師，則貽誤匪淺，且南交之地，自唐虞以至五代，皆隸中國版圖，宋世積弱不振，棄諸化外，明宣德年間，廟謨失算，得而不守，且劃廣西邊地，以畀黎利，亭林顧氏早已譏之，今幸有復歸中國之機，富良江以北六七省，雖云瘠小，其幅員物產，當與廣西一省相埒，越南既不能自有，中國復不爲保護，是棄要地以資敵也，萬一劉永福日益強盛，竟能雄踞北圻，將於越南之外，

自爲一國。彼亦當擇强而事。未必不漸附法人。又非中國之利也。今乘永福歸誠於我。撫而用之。彼當惟命是聽。即保勝設關。必無梗阻。儻授以提鎭虛職。編其部衆。爲一二營。而以我軍與之錯處。隨宜駕馭。其餉項即由關稅給發。是仍以永福之衆守北圻。以北圻之餉供永福。可謂一舉兩得。蓋在我本不貪藩服之土地。而天時人事。欲讓不能。固不必務不貪土地之虛名而受實禍也。客曰。中國初意在保護越南。若竟取其土地。毋乃以義始而以利終乎。法人志在通商。若與定分界保護之約。則滇邊必開口岸。毋乃得不償失乎。余曰。中國以全

力護越南原欲稍張國勢且爲自固藩籬計初非勞師費財以博字小之虛名也往在乾隆嘉慶間越南嘗作不靖其服事中國本不得與朝鮮琉球比近歲又與法人私立盟約不告中國自致危殆中國若與法人定約分界固無拔其土地之心儻其國勢萬難自存則中國亦當未雨綢繆以杜法人吞併北圻之漸北圻爲法人有與爲中國有孰得孰失明者必能辨之且西洋風氣剛則吐而柔則茹假令中國坐視法人吞併全越彼知中國畏事而無遠略也滇粵邊鄙必難久安各國亦將圜視而起羣思鱗食矣今立分界保護之約雖較諸法

人所得。肥瘠相懸。而中國於名實尚皆無損。法人亦必恪守成約。不復妄思進取。各國亦息其侵侮之謀。即朝鮮緬甸暹羅諸國。當受庇於無形。日本聞之。將惕然震悚。琉球一案。必可善爲議結。此中國全局之轉機。非僅滇粵一隅之利害也。唐子謂煙臺條約。許英人於重慶大理通商。迄今五年。毫無舉動。滇邊即開口岸。未必驟致殷阜。是通商一事。本無足慮。余謂各國通商以來。其最爲中國隱患者。曰傳教。曰洋藥。今滇蜀教事已繁。無待滇邊之設埠。而所產土藥。足以拒洋藥之來。若使土貨暢銷。則滇蜀邊氓。漸臻富庶。於中國有利無損。煙臺

條約所增各埠。至今未見流弊。已有明徵。但當於立約之初。慎議章程耳。卽使商埠繁盛。固亦中國之益。而況口岸如在保勝。則其地幷非滇境。更無妨礙也。凡余之說。皆循乎時勢之自然而順應之。斷勿失其機而已矣。雖然。余之初議。欲令滇軍勿遽入關。暫爲退舍數十里以款法人。俟議約既成。然後酌度撤留。今滇軍已退。而法廷頗有濟師之說。能否仍踐前議立約。尙未可知。至越之東京。若執法人前議。原可理論退還。無俟我之攻取。要之事勢遷移。敵情變幻。雖和局可保。而我所得之數。或溢乎原議。或歉乎原議。尙難守成說以爲衡。然則

欲保和局而得稍優之數當如何。曰。審乎應敵之機而已矣。

蕭敬甫云。反覆問答。成敗利病。瞭如指掌。行文氣勢。尤浩瀚汪洋。一往莫禦。惟其研之也熟。故其語之也詳。

唐君既陳班師之議。適升巡撫。遂將援越諸軍。撤還滇境。奏明回省接印。而法人果翻前議。決計用兵。並撤寶海。蓋窺知中國無意爭越。故并不願以北圻讓中國也。厥後徐中丞敗績於北甯。 朝廷震怒。褫逮徐唐二君入都下獄。大抵滇居極邊。聲息最遲。寶

海難有分界保護之說。唐君尙未及知。向使早見此議。必不撤兵以遭嚴譴。其如相去萬里。音問難達何。

自識

洋貨加稅免釐議 辛巳

竊查洋貨加稅免釐一事。福成己卯夏間所擬籌洋務議內有利權四篇論之頗詳。今總理衙門與威使訂定值百抽十。而議者果以為不便其間得失利病。各關局必且詳言之。至其事之關係尤鉅。而其理顯然易見者。請再略陳梗概。攷光緒六年各關貿易總冊。進口正稅共收銀二百三十八萬餘兩。洋貨半稅共收銀二十六萬餘兩。而光緒五六年間戶部冊報各省歲收百貨釐金將及一千二百萬兩。即使洋貨釐金仍居三分之一。亦當得四百萬兩。今若加稅免釐。則半稅亦在所免之

列。是每歲當短收釐金及半稅銀四百二十六萬餘兩。而多收洋稅銀二百三十八萬餘兩。以彼易此。通計每歲虧折銀一百八十八萬兩。而落地坐賈等稅不與焉。此其較然易明者也。若夫餉源偏重於洋關。動爲外人所牽制。撓我自主之權。其弊一。各省少挹注之資。外權漸移於戶部。而疆事益難措注。其弊二。一旦有兵荒大事。無可設法以應緩急。其弊三。土貨冒洋貨以漏捐。而各卡之稽查不易。則土貨釐金亦必大絀。其弊四。釐金減半。而各卡仍不能裁減。所需經費。必盡取盈於土貨。是因欲暢銷洋貨。而使土貨獨受其累。與外洋輕出口

稅重進口稅之意正相反。其弊五。凡此五弊。皆爲天下大局計。而非僅爲一隅一時一事計也。且以二百三十餘萬兩之洋稅。散之各關。不見其多。其於原定各處之協餉。固不能多解絲毫也。若各省所收釐金。則淮軍月餉。與北洋海防經費。恃爲大宗。今驟闕此四百萬之巨款。各省停減協餉。有辭可執。恐每歲少解淮餉。必在四五十萬兩以外。少解北洋經費。必在三四十萬兩以外。是洋貨免釐之害。中於淮軍與北洋者尤甚也。淮軍與北洋受其病。亦天下大局之病也。雖然。斯議也。中外大臣商之數年。彼此相讓。遞增遞減。而定爲此數。今再爲

請益則不可．若驟欲駁罷．則我轉居失信之名．各國使臣必不允也．是莫如用鈐制之術．使之無辭以難我．自不得不罷論矣．鈐制之法．其說有三．一曰立約之時．聲明試辦一二年．後如於中國餉項大有虧損．即當改復舊章．或再議增加稅數．如此則中國雖受其病．不過一二年．猶愈於約章一定而後悔難追也．一曰進口稅值百抽十．於地球各國稅額尚屬最輕．此次立約．亦須聲明每逢修約之期．但許中國議加．不准洋商求減．萬一中國遇有大事．仍得仿外洋捐餉之例．就洋貨酌量抽捐．如此則洋人必甚不願．然按之公法．揆之理勢．我固

氣壯而辭直也。一曰各卡雖不能抽洋貨之釐。而不能不防土貨冒洋貨。與洋貨夾帶土貨之弊。應與議立章程。嚴密稽查。洋貨每過一卡。須驗票蓋戳給單而後放行。如此則洋商以稽留爲苦。又必不願也。然我自立防弊之法。彼亦不能阻也。綜茲三說。與之磋磨。堅持不變。彼能從我。則於前所云五弊者。倘可收補救之功。彼不從我。亦可互相抵制。必因意見不合而終寢斯議。此以不拒拒之也。我無廢棄前議之名。而彼不能不就我範圍矣。禍成因中國貧富强弱之機。在此一舉。輒敢效其區區之愚。是否有當。伏惟裁察。

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　辛巳

一創設北洋水師一枝。全軍須用鐵甲船二隻。碰快船三隻。新式木殼大兵輪船四隻。二等兵輪船四隻。師丹式蚊船八隻。根鉢小輪船八隻。水雷船十隻。以津沽爲大營。酌量分布遼海旅順大連灣東海煙臺威海衞等第一重要口。不時巡哨操練。鐵甲二船。似可泊大沽南礮臺之南高墩。約二十七八里以外。該處海底泥質。可以受錨。每歲春秋二季。調集各船。大操一次。一旦有事。則鐵甲碰快及大兵輪。可戰可守。可以馳援追擊。蚊船可以守港。根鉢船可備淺水巡剿之用。二等兵輪可以

運兵送信。壯威助戰。水雷船依附鐵甲等大船。亦爲戰守所必用。

一北洋已定購碰快船二隻。現有蚊船四隻。水雷船一隻。又津沽有操江鎮海。奉天有湄雲。山東有泰安。此四船皆可作爲中等兵輪。又山東已訂購蚊船二隻。統計北洋須添備鐵甲船二隻。碰快船一隻。大兵輪四隻。蚊船二隻。根鉢船八隻。水雷船九隻。宜於五年內逐漸設法辦齊。此外有需用之船。亦宜酌度情勢。隨時添製。

一購船惟鐵甲需價最鉅。浮議最多。動輒疑阻。現擬購之八角臺兩鐵甲。除以一船撥歸臺防外。一船尚須南

北洋合用。惟南洋現無配合成軍之船。亟宜與南添製之法。前者部議以邊防籌餉議捐兩淮票本。今各鹽商已認捐百萬兩。此鉅款也。然一經各處提撥。則頃刻散盡而無裨實事。似宜及早與南洋會奏截留。備購一鐵甲。夫海防與邊防相爲表裏。部議所籌防餉者。原兼兩防而言之。將來各省裁勇所節之餉。均可用之邊防。其淮商所捐。應爲購一利器。專歸南洋。扼守江海門戶。亦卽可保淮商運鹽之路。如是則可分一鐵甲。專歸北洋矣。又招商局應繳官本一百七十八萬兩。已定議分五年拔還。明知各省關需款孔殷。然散而見少。在各省關

仍無大益。合而見多。在南北洋可籌大計。若失此機會。恐再難得現成之整款。擬請會同南洋。奏明於三四年內。將招商局應扣運漕水腳。截留一百萬兩。訂購一鐵甲。此船亦聲明南北洋合用。惟北洋已有專軍。應暫歸北洋操練。至臺灣林維源捐項三十餘萬。去年借以籌賑。議明由直晉豫三省分年歸款。又美國所存賠償餘款。統計本利積存已多。如能於數年內見還。除酌提賑款外。可與臺灣捐項。合購一鐵甲。如此則南北洋各得二船。既昭公允。聲勢亦壯矣。

一福建船政前得新式快船圖樣。祗以經費不敷。未能

仿造。往者函牘頻施。屬其停造木船。專造快船。似應專案奏明。以北洋創辦水師。請
旨敕令妥速釘造。造成之後。以第一號歸北洋。第二號歸閩省。第三號歸南洋。如此則該廠成船雖多。不困於養船之費。得以專力造船。似亦兩便之道也。

一照以上辦法。除現有及已購各船。與船政可造快船外。北洋全軍應再購大兵輪四隻。約需銀八十萬兩。蚊船二隻。約需銀三十萬兩。根鉢小船八隻。約需銀不及二十萬兩。水雷船九隻。約需銀不及十五萬兩。共計一百四十五萬兩。此項若分五年開支。每歲所費約在三

十萬兩上下。而兵輪及根鉢水雷等船。閩滬兩局如能分造。則原數尙可節省。刻下部議旣將海防經費章程重加釐定。若無意外阻撓。計北洋可歲收七八十萬兩。則於船隻未齊之時。分年籌購船之費。當尙易爲力也。一北洋船隻到齊以後。除操江鎭海泰安湄雲及山東所購之兩蚊船。或由各該本省供支。或仰給洋藥釐捐。其餘養船之費。統計每歲約需六七十萬兩。加以添備子藥水雷及修船各費。每歲約需二十餘萬兩。開設水師學堂。儲才館。及練船。及北洋提督之養廉公費。每歲約需十萬兩左右。再加一切費用。則每歲有的餉一百

萬兩。自可支應。僅各省關能將部撥一百三十六萬之數。除各省釐金減去二成及閩粵釐金福建洋稅被本省裁留不計外。如期解足。更可歲有積存。以備添購船隻及不時之用。然北洋規模既備。關繫尤鉅。歲額的餉一百三十四萬。斷難再減。如各省關解濟不齊。必須設法別籌。

一北洋擬添設外海水師提督。建閫津沽。裁撤天津鎮一缺。改大沽協為總兵。應以天津鎮衙門。改為北洋水師提督衙門。其鎮標各營。或改為提標。或改隸大沽鎮。或酌選其熟習風濤者。挑入兵船。即將綠營原額裁撤。大小員弁。亦於水師酌量挑補。旅順大連灣等處添設

一鎮與大沽鎮登萊鎮均歸提督統轄提督亦兼受北洋大臣節制該缺應請文武並用武員於實缺水師提督內遴補文員自實缺二三品以上皆可擢用如一時乏其人北洋大臣亦可兼管如總督兼管鹽政之例

一水師提督惟十月至二月駐天津衙署其餘督操巡防常在輪船隨時整頓養廉公費格外加優年支實銀約需一萬數千兩

一大沽已有電線應再接至大連灣及煙臺等處由海底置設需費似不及十萬兩將來水師各船無論停泊何口可以呼吸靈通指揮如意

一登州北面羣島錯雜，自長山島廟島以至北隍城島，綿延約百餘里，再自北隍城島以北，至旅順口外之旅順山海毛島，海面不過六十餘里，舟行過此，往往觸礁，則其中經行之通道，不過數處，北洋水師成軍以後，似可分撥數船，在此測量沙線，創設水寨，其羣島之間，輪船如可繞越，或撥礮船，或布水雷，或設浮礮臺以守之，一旦有警，則以鐵甲及大兵輪船，分排橫亙於旅順北隍城島之間，扼截敵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闖越者，彼接濟既斷，又懼我師之襲其後，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則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齊遼碣之間，周圍洋面數

千里竟成內海化門戶爲堂奧莫善於此不然者煙臺口外之崆峒島旣爲洋船所泊去歲德人又覬覦大連灣一埠若中國不自經理必盡被其占踞後雖欲設水師恐無可駐之地矣

一中國三代以前文武未嘗分途漢唐猶存此意故其時將才頗盛宋明以來右文輕武自是文人不屑習武而習武者皆係麤材不過偏裨之選積弱不振外侮迭侵職此之由泰西各國選將練兵以及百工技藝無不出於學校武備一院選聰穎子弟讀書十數年再令入伍習練雖王子之貴皆視爲急務歷練旣深又多學問

故能將才輩出。其操練步伐。駕船用器。皆有一定程度。非讀書精熟。加以閱歷。不能臻其祕要。蓋中國漢唐以前之兵法。既失其傳。而其精蘊乃為外洋所得。良可惜也。福建船政有前後學堂。原為培植水師將才而設。近聞已稍懈弛。且欲兼供南北洋之用。恐亦有所不給。擬由北洋設一水師學堂。照閩廠章程。稍加變通。廣為造就。將來管駕鐵甲及碰快各船之才。既可日出不窮。而司軍火司帆纜司機器。以及舵水管事等人。均須取給於學堂與練船之中。蓋凡事以專門而精。人才以實練而出也。

一北洋雖設水師學堂所造將才須收效於一二十年之後此時購辦各船陸續前來需才尤亟宜暫就出洋回華之學生與外海內江水師宿將揀調試練而甄拔之其有待西人教練之事亦宜精選延訂

一福建船政每因經費日絀歲歲不支原議每歲造成兩船今則僅造一船工匠機器曠日停待殊覺可惜將來南北洋水師練成需船日廣或在洋廠添購船隻如諭明閩廠所造式樣工料與外洋相等而價又相若宜就近在閩廠飭造給以原價俾資津貼況廠中員匠自有月糈不因造船而加若造價能視洋廠稍減則尤兩

便之道矣。

一北洋水師既成。南洋自當來取法。其閩粤兩省。再能合力創成一軍。正符原議化一爲三之說。自應商定巡洋會哨章程。先聲既播。國勢自張。萬一强敵憑陵。則合南北洋之力。可以一戰。若東人不靖。應將蚊船各守其口。由三軍抽簡精銳。分道趨長崎橫濱神戸三口。彼當自救之不暇。安敢來援。此以攻爲守之妙術也。

辛巳之夏。張幼樵學士至天津。與余論及北洋水師事宜。余一夕草此貽之。今者創設海軍。已在七八年後。局勢又漸有異同。然觀去年所訂海軍章程。大致

尚多與此相合。己丑自識

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 辛卯

今天下諸國人民之衆。中國第一。英國第二。俄國第三。中國人數在四萬萬以外。大約四倍於英。五倍於俄。余因攷二千年來。以漢平帝元世祖明神宗爲戶口最盛之世。然戶多不逾一千二三百萬。口多不過六千萬以內而已。

國朝康熙四十九年。民數二千三百三十一萬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民數三萬七百四十六萬有奇。較之康熙年間已增十三倍之多。道光二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除臺灣未報外。共得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餘人。則

閱時未六十年又增一萬一千九百餘萬人矣自粵捻苗回各寇迭起弄兵潢池人數幾耗一萬萬有奇迄今蕩定之後又已休養二十餘年戶口頗復道光季年之盛余嘗聞父老談及乾隆中葉物產之豐謀生之易較之今日如在天上再追溯康熙初年物產之豐謀生之易則由乾隆年間視之又如在天上焉無他以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焉以昔居一人之廬舍而今居二十人焉卽較之漢元明戶口極盛之時又不啻析一人所用以供七八人之用蓋我

聖淸德威所暨囿閈內外煦濡涵育澤及羣萌民生不

見兵革。戶口蕃衍。實中國數千年來所未有。然生計之艱。物力之竭。亦由於此。利病相倚。豐耗相循。有理所必至者矣。今欲籌補苴之策。謂中國地有遺利與。則凡山之坡。水之滸。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沚。均已墾闢無餘。抑謂人有遺力與。則中國人數衆多。人工之廉。減於泰西諸國十倍。竭一人終歲勤動之力。往往不能仰事俯畜。彼知力終不能自贍。則益好逸惡勞。或流爲游手。爲傭匄。爲會匪者。所在多有。倉廩不實。不知禮節。衣食不足。不知榮辱。自然之勢也。竊嘗橫覽方輿。盱衡全局。而得補偏救弊之術焉。方今美洲初闢。地廣人稀。招徠遠氓。

不遺餘力。即如巴西墨西哥兩國。疆圉之廣。不亞中國十八行省。其民數不能當中國二十分之一。其地多神皐沃壤。氣候和平。不異中國。而曠土未墾。勤於招致。且無苛待遠人之例。誠乘此時與彼兩國詳議約章。許其招納華民。或傭工。或貿易。或藝植。或開礦。設立領事官。以保護而約束之。並與訂立專條。彼旣招我華民。力墾荒土。功成之後。當始終優待。毋許如美國設謀驅逐。夫有官保護。則遇事理論。駁其苛例。不至爲遠人所欺。有官約束。則隨時教督。阻其不法。不至爲遠人所憎。華民在此。皆可買田宅。長子孫。或有數世不忘故土。藉匯餘

財輸之中國者如此則合於古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之意且不啻於中國之外又闢一二中國之地以居吾民以養吾民也於以張國勢厚民生紓內憂阜財用廣聲氣一舉而五善備焉救時之要莫切於此若夫歐洲人滿之患漸似中國阿非利加一洲鴻荒未盡闢瘴氣未盡除華民願往者尙寡美國有驅逐華民之政祕魯一國及荷蘭西班牙所屬諸島或迫之入籍或拘之爲奴而澳大利亞一洲亦有薄待華民之意自當就其舊有之華民而保護之不必導之前往也

檀香山土人日耗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辛卯

散維齒羣島一名檀香山太平洋中小國也百年以前尙有土人四十萬自華民及歐洲美洲諸國人來者日多戶口蕃殖今土番僅存四萬人夫華人西人生聚日蕃乃土人所以日耗也自古以來海內外大勢皆如此矣中國春秋之世有赤狄白狄長狄等族雜居錯處今皆絕無此種其餘氐羌戎蠻猺貊之類近世亦不少槪見又如日本之蝦夷美利駕之紅夷始未嘗不致死力爭以決一旦之勝負繼乃驅入山谷險阻之境終則衰耗不振在若有若無之閒將謂專用兵威斬刈攻擊以

殄滅其醜類乎.非也.且果若此.則上干天和.外激衆憤.亦非所以靖變也.大抵中國之民.皆神明之冑.厥種最貴.而歐洲開闢.不過稍後於亞洲.亦旣英傑迭興.且溯歐洲人類之始.頗有謂由亞入歐者.故其人聰明秀拔.足與中國相頡頏.外此無能及者.卽如南北美洲各國.開闢不過二三百年.今其通國士商兵農.類皆英人種也.否則西班牙諸國人種也.昔時土著之人.殆已日漸銷耗.不僅紅夷而已.卽有土番稍自樹立.能列於士商者.必與歐人婚姻數世.稍變其種類者也.往嘗讀氏族譜.竊怪天下姓氏.皆出自伏羲神農黃帝之後.以謂失

之傳會果若此則開闢以來之庶民皆將無後矣今而知事雖不必盡然或未嘗無此理蓋人之種類貴賤不同若各分畛域則其氣固不相錯雜如中國之苗猺獞獠自生自育於深山之中也儻既錯雜羣居則種之貴者不期蕃昌而自蕃昌種之賤者不期衰耗而自衰耗猶之松柏茂則荊棘日枯禾黍榮則莠稗日萎自然之理也檀香山自華人西人入居僅百年土人祗存十分之一再閱百年將僅存百分之一矣其日就銷亡之故即土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中國氐羌戎蠻羯貊之類之湮沒無聞大率類此亦有十之一二已漸化爲華

種人亦無從知其爲戎蠻羯貊氐羌也由此推之臺灣之生番楚粵黔滇之苗猺獞獠犵狫玀玀諸夷若能永踞其山峒則終古可自生自育萬一與華民雜處其必如檀香山之土番無疑也又推之阿非利加一洲爲西人所墾闢者十有七八再閱一二百年則歐洲諸國人必日旺土人必日耗無疑也又推之澳大利亞一洲及南洋羣島分屬英吉利荷蘭西班牙三國而農商牧礦之事半賴華民再閱一二百年則西人華人必日旺土人必日耗無疑也或謂華民被西人苛待驅逐久矣其他則又何望答之曰此因經理之無法綏馭之無政也

若經理綏馭果得其宜則華民興旺蕃盛之機實尚在
西人之上

上古多龍鬼野獸說 壬辰

上古多龍。蓋生民未蕃。聖人未出。尙未絕地天通。所以通上下陰陽之氣者。龍也。易乾卦之演龍象備矣。夫龍之為物。可豢可御。禹驅蛇龍而放之菹。此中國四千年以前事也。釋迦牟尼之時。有龍宮有龍國。此印度二千數百年以前事也。結繩之世。龍蹟尤著。無可疑者。迄於今日。人日多則龍日少矣。上古多鬼。昔禹未鑄九鼎以前。魑魅魍魎。布於山川。厥後如丹朱之馮房后。杜伯之射宣王。山鬼貽始皇以璧。帝子飲高祖之劍。令果有此奇蹟乎。可知人日多則鬼日少。時愈古則鬼愈多也。上

古多野獸。夫禹未治水。益未烈山之時。獸蹄鳥跡之道。尙交於中國。周公亦驅虎豹犀象。羅馬掘得古時兵器。皆以獅虎之骨爲之。當時人少而獅虎之多若是。是故居今日而溯萬年以前。則龍鬼野獸之多。可默想也。自今以後。人氣日盛。其將爲龍鬼野獸日少之世乎。

天堂地獄說 壬辰

西人崇奉耶穌者。好牴排佛氏之說。尤以其尊事偶像爲非。然耶穌專以天堂地獄之說。勸懲泰西之人。無論夫婦智愚賢否。悉入其範圍而莫之能遁。此實佛氏之說之緒餘也。佛氏創其說。在耶穌以前。耶穌乃襲而用之。鼓動之盛。尤出佛氏上。大抵人情所不能已者。生前之利害。既必趨避。死後之苦樂。尤所顧慮。惟仁聖名賢。可以勘破此關。不爲所囿。抑或神姦巨慝。一切罔顧。亦不爲所牽。否則鮮有不慕天堂。不畏地獄者。佛氏與耶穌以此說動人。洵妙術也。余謂宇宙間何地無天堂。何

地無地獄．何人無天堂．何人無地獄．夫詩書之味．山水之娛．妙景良辰．賞心樂事．皆天堂也．困於飢寒．迫於水火．庸惡陋劣．卑汙苟賤．皆地獄也．或身兼五福．則生而在天堂者有之．然有居富貴而自取煩惱者．則由天堂而驟入地獄矣．或躬逢六極．則生而在地獄者有之．然有拘縲縛而不累神明者．則雖地獄而無異天堂矣．總之天堂地獄之辨．在乎一心．心之善者．其階級之多．豈止佛氏所稱三十三天也．心之惡者．其等差之衆．豈止佛氏所云十八層獄也．明乎此而天堂地獄之說．可以觸類旁通．舉譬而喻矣．佛氏與耶穌既有此言．儒者亦

何嘗無此理哉

西人七日禮拜說 壬辰

泰西以星房虛昴四日爲禮拜日.每閱七日.必有一日休沐.禮拜者.謂入禮拜堂拜耶穌也.當其禮拜之時.愚夫愚婦.無不虔誠唪經.默數七日內過惡.必以眞心改悔爲期.又以餘暇至四鄉及花園博物院萬生苑遊玩.其俗不知始於何時.而西士誦說耶穌者.以謂凡人苦心志.勞筋骨.六日之後.不可無以休息之.稍休息之.則精神愈振矣.且人徇嗜慾.鶩事物.六日之後.不可無以收束之.能收束之.則身心有主矣.今以休息精神者.斂其身心.卽以收束身心者.養其精神.其中確有至理.此

殆與學記藏修息遊之旨相合。吾鄉高忠憲公嘗謂人心七日來復。可見天地之機。故糾同人爲復七約。彼耶穌之教。似有默會於此道者。正不得以其異端而概擯之也。是故西人以七日僅辦六日之事。亦以六日兼辦七日之事。倫敦每至禮拜前一日。午刻以後。市廛大半閉門。街上車聲稍靜。其人已皆赴四鄉遊玩矣。故每七日之中。實去一日有半云。

大九州解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昔者鄒衍談天。以謂儒者所稱中國者。乃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各爲一區。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爲天地之際焉。司馬子長謂其語閎大不經。桓寬王充並譏其迂怪虛妄。余少時亦頗疑六合雖大。何至若斯遼闊。鄒子乃推之至於無垠。以聳人聽聞耳。今則環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勢方里。皆可覈實測

算。始知鄒子之說。非盡無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學。鄒子從而推闡之邪。未可知也。蓋論地球之形。凡爲大州者五。曰亞細亞洲。曰歐羅巴洲。曰阿非利加洲。曰亞美理駕洲。曰澳大利亞洲。此因其自然之勢而名之者也。亞美理駕洲分南北。中間地頸相連之處。曰巴拿馬。寬不過數十里。皆有大海環其外。固截然兩洲也。而舊文早有分爲二洲者。卽以方里計之。實足當二洲之地。是大地其得六大洲矣。惟亞細亞洲最大。大於歐洲幾及五倍。余嘗就其山水自然之勢觀之。當分爲三大洲。蓋中國之地。東南皆濱大海。由雲南徼外之緬甸海口。溯大

金沙江直貫雪山之北而得其源於是循雪山葱嶺天山大戈壁以接瀚海又由瀚海而東接於嫩江黑龍江之源至混同江入海之口則有十八行省盛京吉林朝鮮日本及黑龍江之南境內蒙古四十九旂西盡回疆八城暨前後藏剖緬甸之東境括暹羅越南南掌柬埔寨諸國此一大洲也由黑龍江之北境訖瀚海以北外蒙古八十六旂及烏梁海諸部西軼伊犁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環浩罕布哈爾哈薩克布魯特諸種自鹹海逾裏海以趨黑海折而東北依烏拉嶺劃分歐亞兩洲之界直薄冰海奄有俄羅斯之東半國此又一大洲也雪

山以南.合五印度.及緬甸之西境.兼得阿富汗.波斯.亞刺伯諸國.土耳其之中東兩土.此又一大洲也.亞細亞之判爲三洲.旣有確然不可易之勢.余又觀阿非利加洲內.撒哈爾大漠之南.有大山起於大西洋海濱.亙塞內岡比亞之南境.幾內亞之北境.尼給里西亞及達爾夫耳之南境.延袤萬餘里.直接於尼羅江之源.此其形勢殆與亞洲之雪山葱嶺.界劃中外者無異.尼羅江又曲折而北.以入於地中海.是阿非利加一洲.顯有南北之分矣.今以瀛環志略所稱北土中土者.謂之北阿非利加洲.所稱東土西土者.謂之南阿非利加洲.此又多

一大洲也。而南洋中之噶羅巴。婆羅洲。巴布亞。諸大島。似當附於澳大利亞一洲。夫然則亞細亞判爲三。阿非利加及亞美理駕各判爲二。世俗所謂五大洲者。實有九大洲。而鄒子大九州之說。可得而實指其地矣。雖其地之博隘險易不同。人民物產之旺衰不同。然實測全地之方里。謂其八倍於昔日之中國。自覺有贏無縮。所謂裨海者。若紅海地中海皆是矣。即有沙無水之瀚海。亦可謂之裨海。即中國東隅之黃海渤海。有日本三島障其外。亦可謂之裨海。是裨海與大瀛海。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彼所謂大九州者。在鄒衍時。豈非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乎。至於禹迹之九州。要不出今之十八行省。若福建廣東廣西貴州諸省。則禹貢並無其山川。今於以上所敘一州之中。約略計其方里。要亦不過得九分之一。然則禹迹之九州。實不過得大地八十一分之一。而禹貢所詳之一州。又不過得大地七百二十九分之一耳。余釋其梗概如此。然後知考地形者不居今日。則鄒子無解於荒誕之譏。稽古說者不求實事。則譏鄒子者。亦終未擴拘墟之見也。

黎蒓齋云。四國日記發緘疾讀一過。雖於日記中為別調。而體例精詳。選言有要。必傳之作。其尤出人意

表者竟將鄒衍八十一分之說指證明確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北戸解 壬辰

爾雅釋地觚竹北戸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云北戸在南余考今北戸之地其說有二一則赤道之南澳大利亞一洲是也洲在南黃道之下冬月日南至則炎暑如中國之六七月夏月日北至則嚴寒如中國之十一二月其氣候適與中國相反中國以南戸為嚮陽澳洲亦以北戸為嚮陽此一說也一則赤道之下如南洋諸大島其地有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者在赤道北之地自一度至十餘度終歲酷暑人多苦之所以戸皆北嚮以受北風之涼而避炎日之照此又一說也北戸之

地。要不外此二者而已。若夫在赤道稍南。自一度至十餘度。方苦炎熱之不暇。其決不北戶以嚮日也明矣。然余觀爾雅一經。實爲秦漢以前之書。雖非周公所作。要其去周公時不甚遠。當時非但澳洲爲人迹所不到。卽呂宋婆羅州蘇門答臘等處。亦尚未通中國。何以著書者已知有北戶之名。且舍此以外。實幷無北戶者。余於是恍然於北戶之地。三代以前。未嘗不通中國也。卽未必大通中國。而中國綴學之士之多聞者。已未嘗不知有此地也。

庸庵文外編卷一終